

回到乡居,秋收后的田野上,稻草被扎成人样的禾把,暖阳将之晒成一片金黄色,散发着特有的香气,一行行整齐排列的禾把像一批等待召唤的士兵。我从田垄上走过,被这久违的乡景吸引了。

稻草,只是书面的语言,我还是喜欢客家话讲的“禾秆”两个字,更直观。禾秆用途广泛,过去讲的“广东三件宝——陈皮、老姜、禾秆草”,由此可见一斑。如今,禾秆的影子已不多见,随之彻底消失的便是客家乡村特有的“秆棚”——秋收后搭起来的稻草亭子。

过去,“秆棚”因耕牛而存在。所谓“牛无夜草不肥”,到了寒冬,因缺少鲜草,耕牛缺吃的就容易羸弱生病,秋收后的禾秆成为耕牛安度寒冬的应急饲料,如何保存禾秆不至腐败便显得尤为重要。但禾秆又是易燃之物,不宜大量堆放在屋内。于是客家人发明了搭“秆棚”,以草亭子的形式保存稻草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的秆棚成为乡村一道独特的景致。

搭秆棚是秋收后立马要干的农活。秆棚一般选在牛栏附近背风的空地上,考虑防火防潮的问题,秆棚离地面需有两米高,用花岗岩石条做承重的柱子,在四条柱子中间竖一根长五米的竹竿作中轴,形成一个固定的木支架子。搭秆棚是颇为有趣的农活,需多人参与,分工协作才能完成。通常由两个男人做主力,一人在地面上负责将禾把甩上去,另一人则在石柱架上负责接禾把,然后把禾秆一层一层均匀地铺上并踩实,绕着圈一直往上叠垒。

我们小孩子在地面上负责传送禾把给大人。每当抬头看着一捆捆禾把被飞甩上天,在一传、一甩、一接的忙碌间,大家欢声笑语不断,只觉得“搭秆棚”是一个老少同乐的游戏。

当秆棚搭到三米高时,草亭子已现雏形。这时地面上的男

人再不能简单地把禾秆甩上去了事,须借助一根弹力十足的毛竹作拉弓射箭般把禾把撑上去,于是耳畔便不时传来“嗖”的一声,上面的人便顺势接住禾把。这“弹禾把”的情景,仿如电影里武侠在练轻功。当然,这是搭秆棚高手练就的本领,不但要有力气,更要懂得力度和速度的拿捏,不然,上面的人就接不住禾把,坠落的禾把散落一地,要惹得地面上的小孩大喊:“天女散花啦!”散落的禾把也常弄得人周身痒,大家又得折腾着重新捡拾禾把再捆绑一遍。

当巨大的蘑菇状草亭子呈现眼前时,便只余下中轴竹竿尖上还要戴上一顶“帽子”,这是最后的一道工序。这时,站在秆棚上面的那个人已找不到站立的地方了,只见他一手紧紧勾住竹竿的轴心以防跌落,再把一大捆禾秆用几条扎紧,牢牢地套在竿尖上,像竖起一把收拢了的伞。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雨水积聚腐败了禾秆,起到泄水分流的作用。

秆棚搭好后,下面的人搬来长梯让上面的人下来。但我见过身手敏捷的姑丈根本不屑于爬梯子,他只需在腰间绑好绳索,沿着石柱夹角的支点三两步就下来了。

完成搭秆棚后,主家相邀大家吃顿晚餐,我们小孩子则在秆棚下要闹到天黑才散去。

客家乡村的秆棚

□闻樱

2 搭了秆棚后,寒假里我们小孩子便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地方,我央求爷爷在秆棚下面挂上麻绳,再绑上一张长条凳便可玩荡秋千了,就算下雨天,也可呆在秆棚下玩丢手绢抛石子踢毽子。

冬日的清晨,这点缀在庭前屋后的一座座稻草亭子,恍如从天而降的一把巨伞,又如雨后萌发的朵朵蘑菇。当浓雾笼罩着村庄,在逆光中放眼望向一座座秆棚,金黄的稻草,凝结了太阳的色彩,在脑海中便定格着油画般的画面。

过去,客家人总说,“谷仓满,秆棚实,牛长膘,勤者得食”。因为只有稻谷丰收了,才有足够的禾秆搭秆棚,因此竖立的秆棚被视作农家丰衣足食的标志。

在秆棚下,爷爷曾与我讲及很多源于“禾秆草的话题”——如“禾秆匝(盖)珍珠”,寓意一个人有钱财或有才华,但外表并不显露出来;而“火烧秆棚没得救”这一句,则借以骂人无药可救,或说明某事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;又如那句客家话

歇后语“秆棚柱子——死顶(死撑)”,借以嘲笑某些人头脑迂腐死要面子又不肯认输的倔犟脾性;再如那句“秆棚下的牛——鼻公贪出血”,因牛在秆棚下吃禾秆必抬头用力往下扯,牛鼻子常被牛鼻圈磨出血,形容一个人贪婪不计后果……这些歇后语需用客家话讲才悟得到原汁原味的内涵,实属生动有趣。

此外,禾秆草还见证了人之生死的仪式,古人将人之降生称“落草”,待一个人辞世之后被送到祠堂,客家人习惯从秆棚上取来禾秆铺在灵前,让孝子贤孙跪在禾秆草上彻夜守灵……人一生,物一世,生死一瞬间,所谓“人在草木间”,落叶总归根,隔着一把禾秆草的距离,这也是“人与自然合一”的诠释。

在春节最冷的寒夜里,爷爷会给我家老牛煮一顿“消夜”(菜叶粥)。他举着一盏火水灯(煤油灯),从秆棚上扯下三把禾秆,他一边看着牛吧嗒吧嗒地嚼着,一边爱抚着牛头说:“养好身子到春耕,不要掉膘哦!”爷爷的眼里映着暖光。牛,是农家人的好兄弟,以前的农家丢失或死了

一头耕牛,家人便失魂落魄一般,陷入无法过活的悲痛。

精心搭起的一座秆棚除了特供给耕牛越冬,还是农家烹煮三餐的必备的柴火,禾秆燃烧后的灰烬又是天然的无机肥料;禾秆可编成索绳捆扎物品;可发酵培育出“秆菇”;可作御寒的床垫,更可编成小孩子玩耍的物品,如编成跳绳,可抽出禾秆心,制作一段吸管用来吹肥皂泡泡。而我最喜欢爷爷教我们把手秆编成三骨小辫,然后绕成圈,用白线钉成一项金色的“渔夫草帽”。到了年廿八洗邋遢的日子,我们从秆棚上取一把禾秆草捆结成球,混合着沙子刷洗板凳;再到灶间取一盆禾秆草灰,用这天然的碱性灰洗陶瓷碗碟才洁净。

过去,村里的姑娘腌制头菜时常用来禾秆捆绑,腌制的头菜色泽金黄,香气袭人。而那款“稻草香肉”,更把禾秆草的作用发挥到极致:以禾秆草捆扎连皮的五花肉一起焖煮,猪肉吸收了禾秆香味,肥而不腻,入口留香。想起这独特的菜,不论隔着多少的山重水复,瞬间便可体会“乡愁总藏在美食里”的深刻。

棚一天天矮下去,到二月耕耕时,就只余下塔尖上那一小捆禾秆了。这时屋外面已是草长莺飞,绿茵一片。大地回春了。老牛再也不用嚼禾秆这干货了。只有我们寒假里荡过的板凳秋千仍在春风里摇晃。

3 如今,回到乡村,再也见不到秆棚了,甚至连同搭秆棚的石柱子也不见了。

记得,过去隔壁桂青嫂家搭的秆棚有一根雕花石柱,上面刻画有梅兰菊竹的精

美图。据说是旧时地主家的书房梁柱,解放后这根雕花石柱被分给贫农人家搭秆棚。后来,再也没人在那搭秆棚了,那根颇为奢侈的雕花石柱便给到村里收旧货的人带走了。

随着春节过去,庞大的秆

冬夜“暖床”

□周芳

立冬一过,小雪、大雪就前后立赶来,一想到个“冷”字,我不禁打了个寒战——这种冷是来自心理上的,刻骨铭心般的记忆。

我所居的小城地处江淮腹地,四季分明,春秋宜人,但冬天冻死人,夏天热死人。对于上学的孩子们,冬夜学习是个很考验人的事。我们小时候别说空调,连个电热壶都没有,塑料热水袋还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稀罕货。每晚作业写完,我已经是周身冰凉,再钻入同样冻冰冰的被子里,蜷作一团,有时一觉睡醒了,脚还没捂热。所以喜欢熬夜的我,最怕过的就是冬天。

古人对四季光景里的感受,都是相当原始的。比如读书人对天气敏感,最直接的影响就像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所提到的:读经宜冬,其神专也……每看到此句,我都会心一笑——他们不得不专啊,冬天通常都冷得人无处可去。

母亲知道我怕冷,但凡天晴,她总会将我们床上的被褥等全部拿到太阳底下翻晒。拍拍打打中,垫絮、盖被都变得蓬松而轻巧,趁着太阳没有落山,母亲再早早地收回。晒过的被褥似乎蓄满太阳的香味与余温,那样的夜晚,睡觉便有了一种小期待,钻进被子里的我总是幸福满满。

有时,连着阴天,母亲则会早早地到我床上捂着,织毛衣或做缝补类的手工活,直到我上床,她才

会离开——她在用身子给我暖被窝。如此多年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我其实并无法理解母爱的内涵,觉得全天下的母亲理应如此,总是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。

后来,我们家附近建了个小门诊,母亲便去跟人家护士要来几个空的盐水玻璃瓶。冬夜里,在我上床前,母亲便将瓶子装满热水,塞到被窝里。但这却是有些危险的事情,由于温差太大,常常热水倒下去,瓶子会炸裂,甚至掉了瓶底。飞溅的热水曾经烫伤母亲的脚背,母亲烫得直跺脚,脱下袜子,皮肤已红了一片。还有一回,滚烫的瓶子竟然将我的脚踝处烫出一个明亮亮的大水泡,好一阵子才痊愈。母亲又想到办法,用家里的旧衣服,手工缝制了一只只布袋子,将盐水瓶套上布袋,隔热又保温。母亲这种独创方法,后来在左邻右舍间很是被推崇。

小小的盐水瓶给我带来了温暖,冬夜里冷雨敲窗,寒风凛冽,但我的学习没有受丝毫影响。我每天早早写完作业便钻进被窝,坐在床上阅读课文、背诵英语,还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。

现在,居家办公都有空调,室内的温度早已不分春夏秋冬。依旧喜爱夜读的我,冬读最佳之地仍是床上。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记忆中母亲所赋予的“暖床”的感觉,和书中的文字一道,给我心灵带来持久的热度。

在东京绘图问路

□余国裕

去年秋天,我和老伴跟随旅游团去了一次日本。首站大阪,看了富士山,最后一站落脚东京。

那天上午,当地导游安排我们去东京银座百货公司购物,历时三小时。时间太长,我和老伴给小孙子购下几件小玩具,就到百货公司斜对面大钟楼门口歇脚。为了打发时间,我俩漫步到附近大街上闲逛。这大街四通八达,商铺多,岔口也多,我们东看看,西看看。本来自信地以为走了一段路之后原路返回就能回到大钟楼,谁知街上人太多,我们不慎走错了一个岔口,原来记下的巨型广告牌不见了,建筑工地的塔吊也不见了,我们迷了路。想给领队的小伙子打电话,却发现来时无勿,手上的“老人机”并没开通“漫游”,电话打不通,怎么办?当即被吓出一身冷汗。

虽说“路在口中”,但现在满街都是日本人,我们不懂日语,问路岂不是“鸡与鸭讲”?我灵机一动,从背包里拿出圆珠笔和旅行记事本,打算试试“绘图问路”。

我在一页空白处画了两个朝

前走的行人,在行人前面画下一个带柄的箭头,箭头直指大钟楼的大钟,在箭头与大钟之间打了个大大号。拿着这张“问路图”,正要找人问路时,却发现街上车来车往,一时间竟不见路人。我看看手表,离团友集中前往新宿只剩下半个小时。焦虑不安地四处找人时,我们终于遇到一个消防站的消防员。他三十岁左右,看上去很聪明的样子,也很热情。他看了我的图画立刻知道我向他问路,他似乎对附近的街区非常熟悉,当即拿过我的圆珠笔,用最简单的线条迅速地给我们画了一幅指路图。原来我们所处的街段就在步行街的背后。在这张指路图的指引下,我们很快就回到百货公司门口。

这次的“绘图问路”给我解了困,也给我留下深刻教训:凡事要谨慎,不要过度自信。走路如此,人生也是如此。情况随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,不慎走错一个岔口就会误入歧途。不过,能想办法及时纠正错误并重回正道的人,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

大美中国

雨中访平山岗

文/图 关维红



▲ 古旧的瓦屋还保留着旧式结构

▼ 天井中绿色的植物在雨水洗刷下越发翠绿

那天,我参加廉江市文联组织的以《“九州江”文学暨“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”作品创作》采风活动,来到廉江市高桥镇平山岗村。

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,到村口竟乌云密布。黑压压的乌云直逼山脚,山区农舍显得更加庄重。豆大的雨点不期而至,狠狠砸下来,雨声由远到近,直灌耳膜。我们撑着雨伞,兴致勃勃地漫步在村道上。

来到平山岗村委广场,一栋两层楼房展现在眼前,楼顶竖起一行红色的字牌:“牢记使命,党建引领,乡村振兴。”四周宣传栏贴满了各种宣传横幅。据村干部介绍,平山岗村是红色革命老区,是高桥镇人口较少的贫困村之一。当地以种植水稻、花生、甘蔗、红橙、香蕉等作物为主,尤其以出产红橙为该村特色农业项目,目前全村已种植红橙500多亩。

天稍放晴时,我们来到筋古巷文化楼前。远处一片空旷低洼的黄土地上,有两三个未挖好的水塘,塘边各种机器及杂件摆在开阔的地面,那里可以想象得到,我们到来前那里应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整洁宽敞的水泥路在眼前延伸,把我们带到平山岗村一座泥墙瓦顶、具有岭南民居特色的瓦屋前。瓦屋保留着以往旧式建筑的结构,分上下两座:下座两边各两间房,天井居中;上座中间为客厅,四间房分居左右两边。房间里分别摆放着一些破旧的谷箩、谷囤、竹篮、鸡笼、猪笼、箱柜、缸瓮、犁耙、锄头、铁铲、木梯等杂物。10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铺上各色鹅卵石,中间砌起一个水泥墩,摆着三个罐、瓮和一个人工提水的水泥构件工具;天井四角分别放着一个石香、两个大缸和一个陶瓮。这样的布置让人心生欢喜,仿佛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。

此时,游人开始多起来,村子也热闹起来。

我们来到屋前正在建设中的一个多边形的水池边,水池上方放置着一个巨大的花岗岩石头,石头上刻着四个字:记住乡愁。“乡愁”两个字用红色油漆刷着,醒目突出。穿过瓦屋右侧未铺好的小径,一道大门两边墙上各挂着一个簸箕,上面分别写着“留住”“乡愁”的行书字样。其实不必如此强调,眼前这村庄,新旧建筑物的交迭,已让人如同穿越历史,让人想起自己的祖父祖母,那股子早已渗入骨子里的熟悉又令人欢喜的味道已在缓缓溢出——那便是乡愁啊。

想来,该村通过党员带头,发动群众“出钱出力,让地捐物”,完成了青龙桥的修复、路灯的建设、村道绿化美化,乡土风情景点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……把平山岗村从一个贫困村变身为先进示范村,如此改革,也正是想让大家记住乡愁吧。

新居与旧屋相间,让人有了穿越感

老屋里刻意添了些充满古意的新设计

去年深秋的一个傍晚,从市场买菜回来,路过巷口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辆大篷车前,好奇心作祟,我凑上前去。原来是卖萝卜的,堆了一车。只是这萝卜生得好奇怪,圆墩墩的,还沾着褐色泥土,一段青一段白,脏兮兮的。

卖萝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和萝卜一样不修边幅,散发着泥土的气息,头发凌乱,衣服皱巴巴的。男人阔壮黧黑,木讷老实,勾着腰一袋袋地过秤;女人细瘦、伶俐,笑盈盈地收钱、找钱,两人配合默契。有眼无心细的顾客挑剔,他们也不作辩解,一味嘿嘿傻笑。

一位阿姨颇有经验地告诉我:“这萝卜看着不怎么样,好吃得很呢。”我手里已经提满了菜,本没看上这萝卜邋里邋遢的粗笨,但忍不住好奇,拣了几个。

回去后,洗净去皮,这萝卜竟露出了大红大紫的内里,太美了。我手中的刀迟迟不忍落下。找来一个白瓷盘,把它放进去,细细欣赏。我曾经很喜欢丁立梅的雕花作品《萝卜花》,就是被雕刻成月季模样的萝卜,应该用的是胡萝卜,那鲜亮的橘红,单看一眼,便已喜欢上了三分。这种紫红心的萝卜却给了我另一重惊喜,如果用它雕成木槿花,也该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吧。但我不是雕刻家,最终我还是把它融进烟火里,化作盘中菜——简简单单的切丝清炒,味道竟空前绝后,胜过以往吃过的种种萝卜。我更加惊艳了,这萝卜竟如某些人,看似平凡的外

表下,拥有着如金似玉般美好的内在。

就在我为邂逅这样的萝卜而欣喜时,却突然发现,我的钱包不见了。

左思右想,应该是在我买萝卜时,手机响了,提的东西又多,慌乱之间,把钱包落在了卖萝卜的车上。我看看表,已是晚上十点了,外面不知何时还下起了雨,这钱包只怕不会有找到的希望了。好在钱包里没有装什么重要的东西,但我心里仍然怅然不是滋味。

第二天早上,去市场买早点,经过巷口时,我意外地看到卖萝卜的男人站在那儿东瞅西望的,手里赫然拿着我的棕白相间的格子状钱包。冷风拍打着他的衣服,裤腿上、右边的衣服上尽是泥巴,一旁停着辆破旧的摩托车,也满是泥水。不知道他从多远的地方赶来,路面湿滑,他也许摔过。我心里一下子涌满感动。而他看到我,似乎松了一口气,把钱包递给我,讷讷地说:“昨天你只顾走,我们喊你半天,你也不回头。当时又忙,没去追你,想着你一会儿肯定要回来找,可直等到天黑落雨了,你还没来。早上天不亮,我媳妇就把我叫醒来说你丢了。”说完他搔了搔头,孩子一样可爱。我们都笑了。

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,非要拉他去吃饭,他坚决不肯。我掏出钱给他,他竟然急得脸红了,骑上车风一样远去了。

后来,我知道了这种萝卜原来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——心里美。

“乡音”征文

秋到北江边

□荷梦

南国金秋,是明艳艳的季节,打算从老城前往北江河畔一游。老头子一踩油门,我们便掠过一幕幕秋景,从高楼密集的城里,抵达了绿意渐少、农耕气息尚存的金沙。

上大堤后,能见到江边一个被周遭绿藤、高树、栅栏围了起来的大院,里面来往走动的是清一色的男子,江边泊着一艘见过风雨的大船,还有许多长条龙舟。隐约辨出,这是一个龙舟训练基地。

驶下一个斜坡,就到渔人码头。

路边搭起的一个大棚里在卖自榨的花生油,飘着馥郁的油香,卖油的老板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;接着走,就听到密集的鸡鸣声。刀、案板、开水锅……一群活鸡在笼子里张望;再过一档,是卖蜂蜜的,几只蜂儿嗡嗡旋着,感觉这间真藏着一个养蜂场。卖蜂蜜的是一个干瘦老人。

到江边,人渐多。路边一篮篮鸡蛋码得很高,蛋不仅个小,每个上面都黏着残余的鸡屎——据说这才是正宗的土鸡蛋。还有卖木瓜的、豆角儿的、青菜萝卜的,路两边整齐排开,声声吆喝,煞是热闹。

再往前走,便见一江碧水。江边全是早出晚归的渔家。有经验的我直奔最后一档而去。档主只剩下半盆小鲮鱼,5.5元一斤,不包宰,买了;再有一种鳊鱼,小小个儿,上次吃过,骨多但肉鲜,也不包宰,3元一斤,也买

了。拎着沉甸甸的六斤河鱼,满满的收获感。把预先带来的盐,拌进鱼中,包好,放到车里副驾驶座下。秋天这样鲜河鱼,回去把盐洗净,放急冻,需要时煎来吃,一样美味。

我席地坐在江边,掏出随身带的李渔《闲情偶寄》。在江边读书,一茶,一书,一眼镜,一釜,自成一个世界。这种快乐,也许不是别人能体会的。但总怕这水浑然不觉地涨起来,因而心不够稳。一“本土帅哥”坐到我身旁,我看不进书了,问他:“知不知道水何时会涨到我坐的位置?”帅哥悠悠地说:“放心,水在降。”我好奇地问:“您咋知道?”他指着江边尚湿的地方说:“看那儿!”果然,湿行的脚印还在,显示江水已降了一尺多。

我继续读书。渔市上依然人来人往,江面上有每日坚持训练的龙舟和来往翔舞的鸟,江边还有戏水的鱼,我却领略到一种纯然的静。可惜,深秋时节,风颇大,夜也黑得快,不一会,天已罩上一层暗幕,人脸很快看不清。收拾东西,回家。

当晚就把渔夫介绍的一条叫翘嘴鲈的鱼煮了来吃,老头子连声称赞:“鲜美!”我把所购之鱼分成六袋,一袋估摸有一斤。才三十元钱的鱼,可以吃六餐,划算。

每逢秋至,筹划一次这样无目的的出行,是我最期待的。

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

《忆西江水井》粤语播音



羊城派二维码



《羊城晚报》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萝卜“心里美”

□耿艳菊